

轉型正義的教與學

劉麗媛

新北市立三民高中教師

摘要

轉型正義為台灣人權教育的重要課題，雖然目前已列入 108 課綱，然而因具政治敏感性，教師普遍未能落實於教學。筆者以自身的轉型正義教學經驗，從三方面來分享教學成果與回饋。首先自我分析實施轉型正義教學的動機。其次說明課程與教學的準備與規劃，課程的執行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部分為高三課堂的微課程，透過學生的課前問卷來擬定教學重點和策略，第二階段藉由國家人權博物館的人權故事行動展——獄外之囚，開展全校性的人權教育課程。透過展覽、人權分享講座、辯論比賽，從不同面向和方式來引導學生對轉型正義的理解，經由學生的學習回饋，了解學生對於轉型正義的認識及理解程度。最後，省思教學歷程，期許更多教師投入轉型正義教學活動。

關鍵字

轉型正義、白色恐怖、課程與教學、人權教育、國家人權教育博物館

壹、課程之外

一、為什麼是轉型正義

體制的教學中，在有限的資源和時間，以及進度的壓力下，除多元選修與特殊課程得以享受自主外，能夠自由運作的課程並不多。然而，公民老師的日常，除了面對環境、性別、人權等重要議題之外，最重要的是「自己的內心」，什麼課題能夠觸動著自己，值得引領孩子深入探討，而轉型正義正是心中存放已久的課題。那一份觸動是來自許多堆疊與累積，推動著你去實踐。

那樣的感動是源自 10 年前在國家人權博物館尚未成立、還是景美人權園區的時候，帶著本校高一學生參觀園區之後，政治受難者蔡焜霖對著孩子講述政治受難的生命故事，他在艱辛的遭遇中仍保有的開朗及堅定身影，始終深植心中；還有閱讀《無法送達的遺書》中的感人篇章，以及許多政治受難者家屬的隱傷，最不捨的，是看著政治受難前輩們陸續離開，那些隱沒而悲傷的故事逐漸被淡忘，然而這些故事需要被記載而非遺忘，需要被傳承而非遺棄。這些悸動提醒著自己傳遞感動與行動給學生，一起為台灣跨出歷史的一大步。

二、還沒準備好的轉型正義

初步探討轉型正義是在自己與富邦電影學校開設的電影課程——跟著電影去旅行，研討法國影片《雨季不再來》：一個查德少年為父親復仇，看似簡單卻意涵複雜的故事，除了電影語言的學習外，主題圍繞著轉型正義的提問。雖然此次課程反應不差，但課後的自我省思中，覺得自己對於轉型正義的課題認識有限，資料的梳理與準備不足，如何在有限的時間以適切的角度切入，仍須磨練與學習。其次教學策略仍須有所調整與修正，不能直球對決談轉型正義，直接告訴學生甚麼是轉型正義，而是繞道而行，迂迴前進，讓孩子有所連結，有所感受，才能真正理解轉型正義的核心概念與價值。

很幸運的，知識或策略的貧乏，在 2018 年參與國家人權博物館舉辦人權教案設計工作坊後得以增能補強，有所啟發。為期六週的課程，首先由葉虹靈講師講述「轉型正義視角下的白色恐怖歷史」，由釐清轉型正義的相關基本概念出發，帶著這個視角回望台灣近四十年的白色恐怖歷史。而楊凱麟講師則從文學面向，探討「施明正小說中的『蔣公難題』」，透過為人所知的作品〈喝尿者〉與〈渴死者〉，其特異的小說技巧、諷刺美學，彰顯白色恐怖的控訴。陳平浩講師則以紀錄片《錢江衍派》裡的「再政治化」為題，探討紀錄片以及戲劇重演紀實與虛構，透過現實裡的製作而逼近歷史裡的真實，並分享景美女中實施的微課程。張維修講師則帶領成員實際探查北部不義遺址，進行人權景點小旅行，循著受難者的受難（受害）之路，從六張犁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墓園（埋葬）→馬場町紀念公園（槍決）→喜來登飯店（審判）→西門町獅子林（偵訊），踩踏著不當司法審判下的惡路。一邊上課，一邊帶領成員討論。

在增能涵養的歷程，成員之間討論與對話，到後來的教案分享發表，慢慢的化成後來自己課程的規劃與行動，深切認知運用多元的型態和方式，從文學、電影、歷史、藝術不同的領域與角度，讓學生對議題有更深入的感受與理解，才能進入轉型正義的探索。

貳、課程的開始——課堂上的小轉型

一、學生看轉型正義

教案設計工作坊之後，打開對於轉型正義的多元理解，我帶著能量，轉化為課堂上的行動，隨即應用在任教的六個高三班級，即使學生有著學測的壓力，仍在「防止政府權力濫用的行政法」的單元，次章節「國家賠償與補償」，先行建立賠償與補償的基本概念，讓學生思考：為何《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改稱《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而《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仍是使用補償而非賠償？為了回答並探索這樣的提問，規劃 100 分鐘的微課程。課程開啟之前，先讓學生填寫問卷，以了解學生的起點行為和動機，除了讓學生覺察自己與轉型正義的關聯，並能瞭解學生對轉型正義的認識及看法，以作為教學發展的方針。我從四大面向來探詢學生的想法，他們的意見整理如下：

(一) 談到白色恐怖，你會聯想到什麼？你對 228 事件與白色恐怖的了解程度如何？你對 228 事件與白色恐怖的認識，資訊的主要來源為何？

多數的學生談到白色恐怖，會聯想到：

「228 事件、戒嚴、威權、極權政府、匪諜、冤獄、蔣中正、蔣氏父子，不自由、政治迫害、刑法 100 條、許多人無辜被抓。」

對 228 事件與白色恐怖的了解程度「非常了解（3%）、普通了解（46%）、一知半解（36%）、不了解（14%）、非常陌生（1%）。」

對 228 事件與白色恐怖認識的資訊主要來源主要為「歷史課本（96%）、媒體報導（2%）、長輩（1%）、電影（1%）。」

(二) 你認為「228 事件」與「白色恐怖」與你的關聯性是什麼？對你的影響是什麼？

「歷史課有上到、基本上無關，考試會考、國定假日會放假、沒有深刻的影響。」

「沒有什麼關聯，只是發生在我出生的土地，但是不同的時空，影響是 228 放假。」

「我不是受害者家屬，可能無關聯性。」

「我沒經歷過，好像沒什麼影響。」

「是我們台灣的歷史，但說真的對我自己來說感覺很遠，沒有太大的感觸。」

「前人的不幸，造就今日的民主。」

「影響到我現在的言論自由，言論自由在現在較為開放，不再受到限制。」

「需要了解國家的這段歷史。避免自己成為像這樣的加害者。」

(三) 就你所知，什麼是轉型正義？為什麼需要需要轉型正義？

「不知道、不知道。」

「東廠、迫害異己。」

「是國家對於受害者的彌補，為了還原歷史的真相，也不希望歷史重演。」

「現在的政府對於過去的獨裁政府所做的違法的事去彌補。」

「以免再犯下像是白色恐怖一樣的悲劇。」

(四) 對於轉型正義的提問或疑惑

學生的提問大概分四大類：

轉型正義有用嗎？能為人民帶來什麼？

「轉型正義有用嗎？現在做的補償真的能彌補以前造成的創傷嗎？」

「這真的有用嗎？只是政府為了求心安的呢？還是只是政治操作？」

「轉型正義是對歷史的彌補，但很多的傷痕都已存在，轉型正義有用

嗎？」

「是否有還給人民真正的正義？」「轉型正義最後能為人民帶來什麼？」

「真的能夠預防政府未來能夠不再做出不法正義行為嗎？」

政府做了什麼？如何做？作法適當嗎？

「轉型正義實際做了什麼？」

「民進黨大動作清查黨產是不是真的為了轉型正義而做的？」

「政府是否有揭開歷史真相與過去所有檔案？」

「白色恐怖時代，逮捕政治犯的軍人、警察、負責審判的法官，以及執行國民黨政策和兩蔣周圍的人士至今仍健在，有的甚至還有權勢。他們面對轉型正義，總是不願配合，也不願說出當年的實況，以致於無法追究真相，國民黨真的有真心懺悔嗎？真的有打算要做轉型正義嗎？」

「若追尋到以前犯下罪行的政府單位，該誰來負責？該單位的總長嗎？由他來道歉嗎？那賠償的錢是用現在人民的納稅錢嗎？」

能真正彌補受難者及其家屬嗎？

「真的有辦法補償到所有受害者嗎？能徹底彌補受害者的心靈嗎？」

「這樣遲來的正義到底能不能撫慰受難者家屬心中永遠的痛？」

「過去受難者及其家屬對於現今轉型正義能否接受？」

我想認識轉型正義

「身為社會的一份子，除了主動了解，我們還有什麼辦法能夠替轉型正義做出微小的貢獻？」

「其他國家政府所做的轉型正義是如何呢？」

二、學生與轉型正義的距離

從學生課前的問卷分析，可以發現學生對於 228 事件與白色恐怖的認識，極為淺薄與單一，資訊的主要來源為歷史課本與老師，透過其他媒介了解的情況少之又少，少有延伸的探尋與理解，顯現消極被動的一面。面對「228 事件」與「白色恐怖」，僅是從歷史課建構，為考試而學習的知識，淪為國定假日的認知，所以有著局外人的冷漠與疏離，因而無感，沒有產生深刻的影響。

有感的，多數聚焦在要珍惜人權與自由，避免重蹈覆轍。整體而言，學生與轉型正義的距離遙遠，多數學生聽過轉型正義但不知道甚麼是轉型正義，或者依媒體所言的「東廠、迫害異己」，對於轉型正義的認識著重在國家對於受害者的彌補，避免歷史悲劇重演。「轉型正義有用嗎？能為人民帶來什麼？」是多數學生對轉型正義的疑惑和質疑。

儘管學生的想法和態度消極，但部分人的提問則露出微光，仍然對於轉型正義有著學習的動機。依循學生的起點行為和疑惑，兩節課程的規劃，著重在拉近他們與轉型正義的距離，破除疏離的無感，因此「如何讓孩子對轉型正義有感」、「為何要做轉型正義」、「他國是如何進行轉型正義」，就成為課程與教學重點。

三、從影像出發認識轉型正義

我以「轉型正義，從你腳下的這片土地說起」破題，由遠而近，柔性的訴說著故事。首先以「228事件」、「白色恐怖」為時空背景的電視劇《燦爛時光》預告片為開端，繼之播放《超級大國民》，兩種不同調性的音樂背景，讓學生靜默下來，之後敘說故事並提問學生，為何兩部片中「受難者被槍斃之前高舉雙手，都比出『21』」，它代表著什麼？，學生無言地望著我。接著以全聯中元普渡廣告引發討論的隱喻角色，講述白色恐怖遇難者丁窈窕以及台南女中「人權樹」，監察院對於新北市石碇「鹿窟事件」事件的調查報告。最後，講述離學校最近的蘆洲李宅古蹟故事——李友邦將軍以「判亂罪」被捕並在1952年判處死刑。故事從影像出發，那些看似虛擬卻是真實發生的事件，從地理位置逐步貼近，由遠而近，台南、新北石碇以及在地蘆洲，一步一步進入學生的生活領域以及學校所在的區域。學生非常驚訝白色恐怖的故事就在我們最近的身邊，為何他們不知曉，那些含冤的故事遍及島上，為何他們不知情，如此遙遠又這麼接近。

回應對學生最初的提問，「二條一」，即是《懲治叛亂條例》第2條第1項，觸犯此法，唯一死刑。閱讀我提供給他們的人博館導覽小手冊《台灣威權統治時期相關法源及事件》之後，學生方能分辨威權統治時期、白色恐怖時期、戒嚴時期、《刑法》100條實施期間之差異，進而探求故事的真相，即政

治受難者是如何產生？首先引導學生梳理惡法的產生，1949年，陸續發布的《臺灣省戒嚴令》、《懲治叛亂條例》、《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並配合《刑法》第100條內亂罪實施。《懲治叛亂條例》，名為針對中國共產黨叛亂的特殊狀況而實施，實際上則透過此「特別刑法」剷除異己、鞏固政權，再加上不當的司法審判造成許多冤、假、錯案。我一邊講述，一邊配合著不義遺址圖像和照片，最後再讓學生再度思考，為何需要轉型正義？轉型正義的核心概念是什麼？在介紹認識轉型正義之後結束第一節的課程。第二節課則播放美國電影《穿著條紋衣的男孩》、《辛德勒的名單》、《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片花，提問「是不是只有台灣需要轉型正義？」；繼之，再介紹其他國家的轉型正義作法，例如西班牙、南非、韓國。最後以德國為例，播放公共電視獨立特派員的專題——轉型正義之都——柏林，讓學生了解德國的具體作法，再讓小組討論。

四、課程後的新學習與理解

學生對於兩堂課程的反應，有別於課前的認識，一知半解人數減少許多，也加深自己與轉型正義的連結，激發了內在的想法，這些想法如下：

「白色恐怖不等於 228 事件，轉型正義不是一個遙不可及的事，與你我都有關，不只是制度上的賠償，還要闡明歷史，回復正義。」

「轉型正義並非復仇而是理解，不是只給予受害者金錢補償，而是讓整個社會都有機會去理解過去發生的事。」

「以前連轉型正義這個詞都沒聽過，上完課後，覺得有轉型正義在實在是太好了。雖然我認為我們國家並沒有做到其他國家一樣好，但是至少我們正在向前邁進，為那些歷史悲劇，做出我們應有的態度。」

「正義不只是當下的事，不是過了就無所謂，正因有正義尚未伸張，於是轉型正義更顯得格外重要，即使事情已過，若仍有正義被掩蓋，仍有人無故受到的傷害未被看見，未被撫平，那就有義務去揭開它，治療它。」

「理解人性尊嚴的必要性，原本只覺得過去的慘痛悲傷事件不需要向大家公開分享，然而透過此次課程，讓我理解到其中受害者的尊嚴考量，公開真相讓大家深刻體會到歷史事件的過失。」

「轉型正義方式不侷限於幾種而已，而是以各種方式去促進溝通、交流，受害者勇敢面對傷害，去做調適；加害者直接面對過錯，承認錯誤並且彌補。」

「其實之前不太了解到底什麼是轉型正義，但經過課程的講解和一些影片才發現，原來曾經的白色恐怖和 228 對現代的人民還是有相當大的影響，而德國的轉型正義也讓我了解，所謂的補償或賠償，絕對不是光用金錢就能解決的，更需要的是心靈層面的補償。」

「轉型正義的案例有很多種，解決的方法也必然多種方式。轉型正義典範的南非藉由真相的取得來換取受害者的原諒，這樣使社會在未來仍有和諧共存性。」

五、對於德國轉型正義的看法

「首先他們開放檔案，讓人民有知道真相的權利，同時配合司法追訴，及進行對加害體制、加害者的研究，釐清真相，說服人民，同時也承認自己過去的錯誤，避免歷史重蹈覆轍。從理念到行動，從法律面到編列預算，把不能遺忘的歷史記憶之地，一個一個保留下來。這些紀念地、紀念園區或紀念碑，錯落在柏林市區中，從公車站、德國國鐵、百貨公司，甚至腳下的紀念石、絆腳石，不著痕跡的成為人們生活的一部分。」

「我看見他們永不遺忘那些可怕的地點，以警醒世人。透過對生命個體的反思，找出真相維護正義，不忘記，不再犯，並還給受害者正義。」

「德國所作的不仅是司法清算這方面上，而是已經進入到了整個社會的價值觀以及教育，並且在這個基礎上，追求整個社會的心靈修補與和解。」

「不少國家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在轉型正義上，而其中最重要的為政府積極與否的態度，以及受害者是否願意接受如此的補償，還有其他民眾是否關心相關歷史，而我覺得德國在這方面做得很成功，不僅政府為此事有不少作為，人民更願意主動了解過去的歷史，相較之下，我認為台灣在此方面仍需再努力。」

學生的回應不同於上課的靜默，因為有感，因為有所連結，因為拓展視

野，了解他國的做法，所以能夠反思轉型正義的深層意涵，對於下一階段的課程更樂於參與和討論。

參、課程的開展——人權教育週的規劃與執行

有了微課程的成效，進而推廣在全校實施，而 2019 年國家人權博物館為推廣大眾認識、了解人權議題，拓展人權教育之範疇及廣度，以「人權故事行動展」為題，提供四檔人權主題特展，經過申請，獲得「獄外之囚」的特展。我為全校高中學生規劃了一系列的人權教育課程，協調本校圖書館與同科教師在四月中旬依序登場。活動包括國家人權博物館所提供的人權故事行動展——獄外之囚，人權故事分享講座，邀請藍芸若女士分享受難者女性家屬的心聲，以及高一人權議題的辯論比賽，探討「中正紀念堂的轉型是否有利於台灣民主政治的發展」。希望透過這些人權教育活動，延伸師生學習的視野，理解轉型正義的相關議題，關注並參與台灣民主政治的深化與發展。

一、展覽之外——導讀文章增補背景知識

除了自己任教的班級有過轉型正義的課程經驗，其餘高一、高二學生缺乏對於轉型正義的背景知識。為避免大家只能浮光掠影、走馬看花的經過展覽，能夠從展覽看出更多的感受，我自己化身為導覽員，為全校寫了四千多字的導讀文章「展覽之外」。在展覽之前，學生藉由導讀文章梳理白色恐怖的緣由及對民主政治的影響；展覽之後各年級則以不同學習單來統整相關議題的反思，以深化人權議題的學習。導讀以柔性開端，首先引導學生思考「一場展覽，與它背後的那些人」，讓孩子聽聽「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由綠島的人權紀念公園，柏楊所題的碑文：「在那個時代，有多少母親，為她們被囚禁在這個島上的孩子，長夜哭泣」；而在《在無法送達的遺書》一書〈妻子漫長的等待〉這一章節，描繪政治受難者劉耀廷的太太施月霞生命的片段，步步愛痛交織，承擔政治創傷的重負；劉耀廷的女兒，孤獨而不安的成長，烙印無數的殤。再到蘆洲李氏古宅的白色恐怖故事，這樣的故事，離我們遠嗎？多少的政治受難者的父母、妻子、兒女在暗黑歲月幽微的生存著。多少的家族在風中哭泣，政治的隱傷者在哪裡療傷？如何療傷？詢問政治受難者是如何產生呢？

其次，述說國家暴力與創傷，惡法下的整肅行動，不當審判的司法迫害，軍、警、特三大系統都可任意逮捕，臺灣警備總司令部等情治單位利用非常的手段，寬鬆的法律論證，在沒有客觀的證據下，違背罪刑法定主義，更有將再審判決未完成的嫌疑犯於上訴階段就先行槍決，「寧可錯殺，不可放過」。處置政治犯的流程及處所，遍布全島的「不義遺址」，歷經長達 38 年白色恐怖戒嚴時期的威權統治後，各地遍佈著當年逮捕、審訊、刑求、起訴審判、羈押監禁及槍決埋葬的場所。再者，探討威權統治對台灣民主政治的影響，國家體制的系統性監控如何滲透到人民的生活、心理層面，這些陰影如何落在生活與心中，像鬼魅般久久無法散去，產生恐懼下的冷漠，反思父母告誡「小孩子有耳無嘴」的現象。最後談論轉型正義與民主的深化，而參與是改變的起點。

二、觀看展覽

展覽前學生先行閱讀「展覽之外」的導讀，於公民課時，由老師帶領進入展場觀看。展板中簡述白色恐怖 20 位女性受難家屬的幽微故事，包括不同的族群及年齡層的受難者之妻、女兒和受難當事人，而展場也播放著他們訪談影像紀錄。學生或坐或站，圍著小小的畫面，聽著這些女性家屬娓娓道出那段不為人知的艱苦歲月，透過影像，聲音、展板、文件、書籍、畫作，進入女性受難者的世界，展場備有便利貼提供學生留言，也有留言卡向受難者家屬致意，可以寫下自己的想法心得。看完展覽再回到教室討論，完成學習單，而場內可觀的留言連儂牆，也成另一種觀看的展板。

展場中的留言卡中寫著：

「從女性受難家屬去看待此議題，和單純從歷史上了解差異很大，從展覽上的故事體會更能了解家屬的傷痛。」

「希望大家看過展覽後，可以對這段歷史更有所感觸，從歷史產生溫度，讓白色恐怖不只是歷史。」

「希望真相能夠被如實還原，給受難者家庭一個交代，人死了不能復活，只求真相被揭露，給予彌補。」

「謝謝妳們的勇敢，沒有就此倒下，帶給我們自己的故事，或許我們不能

做到什麼，但我們會更注重這段歷史，銘記教訓。」

學習單寫著：

「我覺得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就很能讓我體會展覽的氛圍。尤其是「這樣的故事，離我們遠嗎？」這句話，深深的撼動我的心，事實上白色恐怖離我們不遠也不近，在看展覽之前真的很難想像我站在的土地上，曾有這麼一段血腥的歷史，這是在歷史課本上白紙黑字無法感受到的。這也讓我明白，轉型正義的重要性，我很希望政府能給這些受難家屬一個公道，以及給人民一個真相。」

「導讀中提到蘆洲的李氏古宅，因為與三民高中距離相近的原因，我們對它並不陌生。但沒有想到的是，這間古宅裡居然也有我們耳熟能詳的政治受難者，這讓我瞭解到人權議題這件事並沒有我們想像中的遙遠，反而還離我們更近，甚至就在我們身邊。看完了『白色恐怖下的李氏古宅守護者』這段文字後，我不僅了解了二二八事件帶來的影響，也更了解這次的展覽主題就是以女性為主題且在恐怖統治下的政治受難者家屬們。在參觀展覽以前，有了基本的相關知識，我認為這有助於我對人權與展覽的理解。」

「導讀的內容，讓我更加確信一個國家的民主絕不是憑空而來，其中在美國波士頓猶太人屠殺紀念碑上，馬丁·尼莫拉所寫的文字讓我感觸良多。」

「我對整個導讀印象最深的應該是第二項的國家暴力與傷痕。裡面提到造成白色恐怖的兩大利器，一個是刑法 100 條內亂罪，另一個是二條一唯一死刑。老實說這兩項的判斷基準都很模糊，導致所謂冤、假、錯案一堆。或許是我想太多，但我在看這些案例時，我腦中浮現的是西方的女巫狩獵。野蠻，或許這是最適切的形容。所謂意圖云云不都是隨意杜撰，只要看誰不順眼，用語言和莫須有的證據，人命就這麼簡單的帶走了。不得不說光是想像就令人惶恐顫慄，像我這樣有話直說的人，應該是最早被開刀的。」

「印象最深刻的是電視上的訪談，用看的不如直接聽他們講是最有用的，讓我們直接感受到她們內心深處最深沉的感受，言語間流露出滿滿的痛苦與無奈，這是非常震撼人心的。」

「展覽中我最印象深刻的是由影片形式播出的受難者家屬的口述，影片中家屬在敘述過去的情形時聲淚俱下的畫面和展場中寫著許多故事的看板，完全是兩種不同的感受，看著看板中的文字我們只能夠自己想像當時的畫面，而影片中由當事者說出自己在事件發生下的害怕恐懼與徬徨，與當時的情緒疊加在一起，帶給我們的是一種無法形容的力量。」

三、藍芸若女士分享人權故事

藍女士的父親藍明谷因基隆中學光明報事件被槍決，媽媽因「知匪不報」送至綠島監禁，那時哥哥3歲、自己才1歲。學生看到在展板中人物來到真實的世界，傾聽每個故事時，當事人的現身說法，讓學生特別感動。

「看見藍若雲女士即使身為受難者家屬人，不懼白色恐怖留下的傷害，勇敢堅毅的站在這裡對新一代訴說現代民主的可貴與當時的真相，我想藍女士最想傳遞的理念是『錯誤的歷史可以被寬恕，但不能被遺忘』，即使現在看似理所當然的民主自由是當時的血淚的代價，繼續追求民主，正視傷痛這是我們新公民所背負的義務。」

「藍女士分享劉曉波先生的一句名言讓我有所頓悟，真正有資格去談寬恕的只有受難（害）者，一直以來我都以為白色恐怖的痛可以隨時間逝去，隨民主的進步而逝去，但直到認識這句話，我才知道唯有加害者真誠的對受難者道歉並實際的作為，台灣才算是真正實質的民主，若加害者至今仍一味的掩蓋事實，不正視錯誤，所有的自由、人權都將是違背民主的真諦，畢竟，受難者與其家屬的痛並沒有隨白色恐怖時期的結束而消逝。」

藍女士分享的生命故事，除了讓政治受難者及其家屬有紓解的出口，探問世代對話以及共存的可能性，這些倖存者所發出的跨世代之聲，我們有聆聽的責任，記憶應該被代代傳承下去。

四、展覽之後——理解後的反思與創作

展覽之後，統整學生在人權教育的學習，要求學生創作人權明信片。引導著學生：從高一的人與人權課程為起點，在不同階段不同領域，學習不同的人權議題，也深知人權影響著你我的日常，高三時則透過轉型正義的小專題，以

及本次「獄外之囚」的展覽，政治受難者女性家屬實際的交流與互動，見證白色恐怖時期國家暴力造成的集體創傷。此次的學習，希望將所學的人權理念、價值、體認、感受轉化為創作。以人權為主題，融入藝術創作，讓創作成果成為社會大眾認識此段歷史的媒介，進入公共的記憶之中。

每位學生創作一張人權明信片，自行訂定主題，說明畫作的創作理念並配合詩文呈現，學生創作讓人驚豔，不管是畫作或詩作，有人以受難者女性家屬的角色發聲，有人以威權統治的殘暴創作，有人以受難者的隱傷隱喻，明信片的畫作看見學生不同的才華與亮點。真正感動的是，透過課程，開啟學生對於複雜歷史面貌、個人處境的認識，打破因自身生命經驗所限制的無知或恐懼，更為開展自己的視野。因為理解乃是社會對話的第一步。

其他轉化課程的創作，如部分學生在展覽期間製作公民新聞，也榮獲公共電視 PeoPo 公民新聞的播放。部分學生則製作人權特刊，以「三民誌」為刊名，內容主要報導此次展覽以及現代的人權議題——兒童人權。特刊以「你所不知道白色恐怖」為前言，專訪我策展的目的和想法，並且訪談學生對於白色恐怖的接觸經驗、轉型正義的看法以及對此次展覽的特別想法，並呈現人權明信片的優良作品及其創作理念。創作理念表達：「男人與女人，一個在監獄內受刑，一個在獄外受苦，時代一直在變，一直往前，而他們的人生就此停留在那可悲的 1950 年。明信片的畫也相當富有寓意，圖中央的心分別由男人及女人結合而成，他們卻都在哭泣，背景皆分佈在 1950、1960 年代，由此可知他們都被困在那白色恐怖的是巨輪裡」。

肆、結語

在系列的課程之後，當時已考取大學廣告系的學生跟我討論展覽後的公民新聞，談論她的理解和新聞重點，對著我說「在高中歷史學過的白色恐怖，我以為過去都過去了，沒想到它一直都在」，說著說著她就哭了，那無法預料，無法控制的眼淚就汨汨的流出。我回應：「如果我們沒有處理過去、面對過去，那過去就不會過去！」她正在經歷我過去的觸動，她許諾自己會關注轉型正義的議題並創作相關的作品。這次的教學旅程，學生的回饋，像是在黑暗中一道微光，邁向天明的光亮，儘管容易遺忘，但學生並非全然無感，帶領他們

進入某種情境，當他們的感知被啟動，便能反思，學生並非無法感同身受，當他們的生命經驗被連結，便能理解，進而探索和追尋的歷程，世代之間的對話就容易開啟。

在某個層面，校園仍存在著威權體制下的陰影，看似自由開放，實則封閉保守，轉型正義議題雖不是禁忌問題，但也絕不是討喜的主題。正因為學校的框架，更需要延伸至校園外，拓展視野。感謝國家人權博物館提供的課程和資源，主動走向校園，推廣人權教育也極為用心，以文化的力量，運用多元的方式，讓老師學生更加正視人權的議題。一個人進行轉型正義教學是孤單而辛苦的，但一群人一起前進，思辨的力量興起，轉型正義就不會是敏感性議題，逐步增加的轉型正義資料和資源，年輕世代逐漸投入。希望未來有個轉型正義教學地圖，整合官方與民間在民主、人權、法治教育以及文化藝術、電影、文學不同方面的資源，引發更多的教與學。

每個人都是個體生命史的書寫者，同時也是國家歷史的共筆者。透過展覽、講座、辯論不同形態的人權活動，除了希望學生能連結課堂所學，延伸與擴展人權教育的深度與廣度，關注人權議題，明白國家暴力對於人民的傷害，對於民主政治的箝制，了解真誠地面對過去才可能真正彌補社會裂痕，人們的漠視與順從才是恐怖統治的真正恐怖之處，惡勢力的形成與蔓延來自共犯結構的縱容。若不能抗衡惡的勢力，便會被反撲的力量吞噬，而每個人應有做出不同選擇的勇氣與責任。

Teaching and Learning Transitional Justice

Li-Yuan Liu

Teacher, San-min Senior High School, New Taipei City

Abstract

Transitional Justice is an important subject in human rights education in Taiwan. Although it is currently included in syllabi for the academic year 2019-2020, teachers have generally been unable to carry it out due to its political sensitivity.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shares her own experience in teaching the subject. First, she analyzes the motivation for teaching transitional justice. Next, she shares how she planned her course and what results were obtained. Her course was implemented in two stages. In the first stage, micro-curricula in Grade Three, pre-class questionnaires were used to formulate teaching priorities and strategies. In the second stage, a school-wide exhibition about human rights called “prisoners outside prison” was held. The course was lively and instructive. Through lectures, and debates, students were guided to understand transitional justice from different angles. By collecting feedback from the students it was possible to discover how much they understood. The author hopes more teachers in Taiwan will participate in teaching similar courses.

Keywords

Transitional justice, white terror,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curriculum/teaching, human rights education, National Human Rights Museum
